



长河乱语 负一

OTTF 2025 7 25 起写

OTTF 2025 7 27 终写

第1章 何乐乌的新职位

何乐乌正忙着在大学湖心岛中的房子建立一个计算机堡垒。她接到消息，自己作为临时电工和临时网络负责人的职位结束了，现在是大学假期，自己可以用学校给她的一笔钱在自己的办公室为所欲为。之前她觉得给自己一个湖心小房子作为办公室必有蹊跷，没想到竟然是大礼包。她不顾来日因技术日新月异而后悔的可能，第一时间凑齐了一台足以充当服务器的大机器，各种硬件都是当时最好的，视其为这间房子的核心。然后，她配置一台不错的路由器，从而保证自己在岛中的网速。接着，她把自己毕生以来的获取所有书籍、音乐、影视资源放在了服务器支撑的网站中。最后她用自己的钱买来一艘水上摩托，因为她再也不想坐慢悠悠的湖上观光船了。

正当何乐乌为一段奇怪打杂时光的结束而感到愉快时，飞快的网速为她递来一封通知：

何乐乌：

您的工作质量优越，速度出众。我们认为，您的知识水平在结束上一任职位后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因此，我们决定任命你为：

计算机科学系临时讲师（教授内容日后决定）、“科学爱好者相关社团”临时总行政、临时辅导员

珑浒大学行政部

不是？自己刚丢掉两个带有“临时”的奇怪职位，现在又来了三个。那个“临时讲师”貌似符合自己的专业，不过什么叫“教授内容日后决定”？那个什么“科学爱好者相关社团”是什么东西？文件中它自带的引号更让人生疑！至于“临时辅导员”，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拿到这种职位，但这是这三个职位中字最少的一个，貌似也最正常。

不管怎么样，要么地球政府教育部疯了，要么她自己疯了。

不对，她自己或许本来就疯了，因为她总是喜欢骑着独轮摩托车在路上狂飙，因此才买了水上摩托——不过当然水上的要有两个轮子。嗯，那就说自己和地球政府教育部都疯了吧。

不对，行政楼那边好像有个人咋咋呼呼地要跳楼，他才是真正的疯子——嗯？跳楼？她得过去看看。

一个中年教授正在行政楼会议室所在的顶楼阳台上说着听不懂的话，什么“社团”啊、“权威”啊，都是疯话。他一意孤行地要跳楼，从阳台上一跃而下，甚至没有发现救护车里的人早就在他能跳到的地方摆了充气垫，他如果要求死的话是十有八九不成了。最终，他在气垫上反弹了几次，稳稳地落了地，这时大家发现他早就在反弹的过程中昏过去了。“他疯了”，另一个中年教授沉着地说道，“拜托医生们了。”这句话不仅让救护车马上开了起来，还惊动了前来围观的何乐乌。

“薛先生？你终于来了？”

“嗯，我来了。刚才我在对那个已经跳楼的顾植说话，现在我来对你说话”薛源像何乐乌所记得的那样，开始了他高高在上的教导：“你是我的学生，我把你亲手从四川送到黄河边，于是我关心了你在这里的工作。平心而论，你干的不错，本科时期黑白的颠倒和研究生时期的放荡没有在工作上延续，这很好。我知道你的新职位，或许你不理解，但是等你到了我这个位置就会理解。你要一直好好干下去。就这样——”最后一个字没吐完，他就走了。

现在何乐乌觉得大家都是疯子，就无所谓疯不疯了。

第2章 何乐乌的受教育

薛源是何乐乌的研究生导师，但是这位教授早就用这种语气对她说话。

何乐乌在四川的一个大学就读计算机专业，她觉得上课和做作业并没有什么用，于是决定在晚上有空的时候展开真正的学习。可是她发现她在白天实在太困了，觉得很痛苦。然后她想到可以在白天睡觉，就不痛苦了。

接着，教育学专业的薛源带领学生展开了问卷调查，询问大学中同学们的学习情况。何乐乌如实填写了这些问卷，她的学习习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处理信息之余，薛源决定去看看这位同学。

在每一节何乐乌该上的课上，薛源都没有找到她，后来薛源听别人说何乐乌这个点肯定在寝室，感到不满。之后，如何乐乌在问卷里写的，她于晚上十点准时来到校图书馆开始一天的学习，被薛源成功蹲守。

“同学，你都是这样学习的吗？”

“哪样？”

“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学习。”

“是的。”

“那你能学好吗？”

“能。”

何乐乌不喜欢别人在自己学习时打扰自己，所以回答地很简略。

“这……这……这……同学，你这种昼夜颠倒的行为不仅伤害了自己的身体，还使自己自绝在我们优秀的教育体系之外。你知道的，人的身体是用来适应白天活动晚上休息的正常生活的，而不是你这种生活。你这样总有一天会把身体搞垮到没法学习的。还有，我是我们学校教育学的教授，我知道我们有不错的教育体系，你这样不去上课，是抛弃了这些好的学习资源。”

“好吧，我就这样接着学下去，来看看到底是几个老师脑中的学习资源优秀，还是我能找到的互联网学习资源优秀。”

“这……” 薛源假装有事先走了。

何乐乌学得确实不错，它在期末考试中总能得到不错的成绩。除了薛源之外，没有人在意她独特的生活方式。但是她决定在本科毕业后去读教育学的研究生，因为她从互联网上了解到了计算机行业斗争的激烈，想去谋一个大学计算机老师的职位。

她很幸运地考上了。在选择导师时，她愉悦地做了最有意思的选择——薛源，这个与自己有一面之缘的人。

薛源把之前的事当作没有发生过，于是何乐乌也这样做。教育学也挺有意思的，何乐乌慢慢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去谋求梦想职位的准备了。因为要向他人学习，她无法再继续昼夜颠倒的生活。但是她选择每天晚上抱着一堆石头自己开小木船到校园的湖中打水漂，以示对一般社会规范的抗争，引得看到的人啧啧称奇。学了几年后，在最后，薛源神秘秘地告诉何乐乌：“政府发通知，河南的玢浒大学缺职位，你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你去之后，我等一年也去，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至于等她到了这所大学之后发现自己获得了奇怪的临时职位，则是之后的事了。

第3章 何乐乌的交朋友

何乐乌后来得到了前述的关于电工和网络的职位，并因此迷茫了一阵。那段时间里，她总是抽时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剩下的时间则被她用来在新到的琨浒大学的湖中扔更多石块。不过后来她在二手机械的窗台里发现了一辆奇异的独轮摩托车，从而感觉好了很多。

她喜欢骑着这辆轮子占了体积的三分之二的独轮车扫荡城市，强烈的动感让她感觉她的生命唯有在此刻才能跃动得如此激昂：她听到发动机嗡嗡的蜂鸣声，闻到汽油燃烧的刺激味道，触到一层层浓烈的空气，看到一条条真正的“浮光掠影”；当她直行时，体内一种勃发的激素催促她把速度摠得更快；当她拐弯时，前庭系统翻云覆雨，让她觉得拐了一百零八个弯。不过当她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冲向道路尽头正坐在画板前的一个人时，她急急忙忙地摠下手刹，结果虽然没有撞到这个人，自己却还是轰然倒地，在地上转了十几个圈，这个是真的。

何乐乌晕过一会儿才站了起来，她看见对面的人好像也倒下过，刚刚起身。对面的人穿着一条从头到尾的古朴深色裙子，显得与日新月异、抽象疯狂的社会和她的年轻面容都很格格不入。这个穿着深色裙子的人看了何乐乌一眼，又开始拿起画笔在调色板中的颜料里滑来滑去。

何乐乌没有走开，她不想继续去骑独轮摩托车了，她更愿意偷偷看看这个画画的人。这个人画的貌似是路头的植物，但是她起了个植物的形就开始用血一般的红渲染上面的太阳；十分钟后，太阳在她的纸上热气腾腾，她又拿起沾满黑色颜料的笔在花花草草的右下角画了一个四分之一圆；何乐乌看见她用五颜六色的笔在圆圈旁涂抹，而当她开始正式填充这个圆时，它却越来越像车轮……

“您好，这是我的车轮吗？”何乐乌朝这个四分之一圆问道。

对面深灰的眼珠凝滞起来，她应该在投身于画作时没有感受到何乐乌的存在。何乐乌突然害怕对面会谈厌偷看自己创作的行为，因此而敌视自己，不过幸好对面貌似没有这么想。那个画画的人说道：“嗯，你的车轮，我很在意它。我指的是，它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力。嗯，是这样。”

“诶，我吓到你了吗？为什么你这么说话？”

“不，没有。我就是这样。”但是她又愣了几秒，好像要在这几秒后才能说出长句子：“我现在接着画，你还想看吗？”

“嗯，我爱看。”

对面开始填充只起了形的花花草草，不过起的那些形貌似一点用都没有，她经常超出原定的轮

廓，又或是让色块根本不达到这个轮廓，像是故意跟轮廓作对一样。一段时间过后，整块画布上都布满了与轮廓大相径庭的五颜六色，这个奇怪的画家将画布抖松，像是要走了。

“啊，你要走了吗？你以后还会来这里画画吗？”

“不一定，我想不会。怎么，你对这很感兴趣吗？”

“可以说是。请你告诉我我能在哪里看到你的画作，我感觉他们一定很新奇。”

“嗯，如果你指的是这种色块与轮廓打架的风格，那么这其实是我画的第一幅，也可能是最后一幅这样的画。”

“诶？可是我觉得这很好看，一定会有人被它吸引的。”

“是啊，包括我，我还没画完就很喜欢它了。我很喜欢我的画，于是很多别人也很喜欢，他们给我打赏让我继续画下去，这使我能够生存……啊，我透漏了自己的隐私，不过你应该是个好人吧。”

“哈哈，当然。”

“那我就继续说下去，说正题。我看过很多画作，但只有我自己画出来的我才真真正正地喜欢，所以我想构思出不同的作品风格，然后把它们呈现出来。今天的风格是我臆想出来的，明天我打算模仿毕加索，就在附近的珑许大学前面，画那些不怎么移动的保安。”

“啊，珑许大学，我在那里工作！你明天什么时候会在那里呢？我一定去看看。”

“一整天吧。你看，现在虽然是下午，但我把画收起来后还是打算继续坐在这里，因为我不只喜欢奇特的画，还喜欢真实世界的景观。”

“嗯，我那我明天一定来看看你的画。我先骑着车走了。”

第二天，当何乐乌将要走进大学的门时，她没有看见那个画家，但是有一辆突兀的三轮车停在了附近。当她在下午走出校门时，她看见那个画家正在三轮车旁端详一张布满奇异线条和方块的画布。

“啊，所以这个三轮车是你的吗？”

“是的，它能让我放下画布、画架等各种东西，还能让我睡觉。”

“诶？睡觉，你中午就睡在这里吗？你的家很远吗？”

“嘶——” 对面倒吸一口凉气，“这么说吧，这个三轮车就是我的家，但你也可以认为我没有家或者家人什么的。我从小到大关于家庭的情况就很特殊，嗯，你现在不要多问。”

何乐乌惊讶于自己骑着独轮摩托车就能碰上这么一个独特的人，她愈发对这个人感兴趣了。

“是这样啊。那你有什么认识的人吗？我——我想象不到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的人该怎么生活。虽然我才来到这个城市，还没来得及交朋友，但我从小就有家人。” 何乐乌感觉自己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奇怪。

“想象不到吗？就像我这么生活啊。每天产出一些东西换取生活必需品，饿了就吃便利店来的食物，困了就睡觉。我不需要有很认识的人，但是我确实认识附近的小卖部老板。”

“嗯，这样。那么请问，我能当你的朋友吗？” 何乐乌第一次用明显的字面意思去交朋友，她感觉自己说的话很肉麻。

“嗯？” 对面愣了一愣，深灰的眼眸在眼睑间闪烁，“也不是不行。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好，我叫何乐乌，就是这三个字——” 她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的姓名。啊，她突然想到对面貌似给自己透漏过她在网上展示画作并获得报酬：“你能告诉我你的画在哪个平台上展出吗，我很想看看你之前的画。啊，当然还有你的名字，也请告诉我。”

“好的。我叫沃柔德，就是这三个字。我的账号是这个。” 何乐乌看到她拥有十万个粉丝，怪不得她活得这么快活。

“嗯，既然我们是朋友了，你能把三轮车开到我家的楼下然后在我家住吗吗？我带你去。” 何乐乌害怕这位新朋友某日不幸暴尸街头。

“嗯？我有必要这么做吗？我还没交过朋友，但我知道朋友之间，不是必须这么做。”

“没有必要，但是——来嘛，我们可以住得很好，我可以让你吃各种各样的便利店食品。”

沃柔德想了想，最终带着她的所有家当住进了何乐乌家。